

□ 12
476
22



十三經注疏

毛詩十二

5仁12
476
22

門 12
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兗 卷之四

文王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六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王于況反

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摠之。傳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波
18
22

學東

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申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識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鵂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

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大夷與伐耆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申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帝注云周文王以戊午帝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與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帝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帝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帝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此改猶如也

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年二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為受籙而發受籙者即謂受丹書王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午年二十九年即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為大事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為大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籙而為之故受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午年也午為火必言火戊者木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又為火子又火使其子為已塞水入戊午年也受命之月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為受命年也受命之月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年而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為入戊午年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歷校之入戊午年乃改元則元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

云以歷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維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維授金鈐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名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校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為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為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為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極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所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改稱故不與文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年又曰今入天矣案乾鑿度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八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以歷法其年則入戊午年當云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

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年二十九年受錄之言足以可明故
略其數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
積二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一紀
之日為初部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癸
卯即癸卯為部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為部三也辛酉部
四也庚子部五也己卯部六也戊午部七也丁酉部八也丙
子部九也乙卯部十也甲午部十一也癸酉部十二也壬子
部十三也辛卯部十四也庚午部十五也己酉部十六也戊
子部十七也丁卯部十八也丙午部十九也乙酉部二十也
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
五萬九千二百八十八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
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
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
等六部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部二十四年更加
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
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
以日行一而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
元年是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在戊午計文王受命
是戊午之年前下至惠公末年六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

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
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歲
因誤而加漏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為文王再受天命入
戊午部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書若如此說於易
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
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為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
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
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有何命詳
檢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侯於倉姬演步有鳥將
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人侯於倉姬演步有鳥將
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
曾無斥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即丹書是也然鄭何處得
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
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後
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若前命已為天子後命
更何所作既天已使為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便是傲慢神明
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
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
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
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

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為正也故圖者謂雖不從河謂之河圖書者雖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丹書者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卦驗謂之為鳥鳥者羽蟲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雖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元命苞云鳳皇銜丹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序云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地未都豐也所居有屋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無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

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為次未可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大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帥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說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為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啟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為王是六年稱王為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改此是鄭意以為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

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
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
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於年為晚而時未可稱故
為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
注云我稱王非為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
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
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
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
天期已至崇又大敬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
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
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
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為
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
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與正文言其得
之年月維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崖
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
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羨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
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
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
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為未受命時已得太公

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大
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
室且文王為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
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
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
則文王於時基字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
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收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
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感
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出獵
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
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羨里散宜生等知
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盜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
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
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
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謂子孫
既衰之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
既衰之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
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

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於音鳥注
及下於緝并注皆同見賢通反下著見同著珍慮反謚音示
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
始悉錄之以爲謚也。王也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
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大音泰後大王皆同。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
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
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
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疏曰言文王初爲西伯
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曰言文王初爲西伯
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
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爲天所命
周自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
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既命文
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有周之
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
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云文
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

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歎辭。
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
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
爲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耳。箋文王
至曰文。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
而言文王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
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摠受命之前爲
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天明治民之功見
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加美而
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謚之曰文曲禮
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論周道也。箋大王至美
之。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
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闕宮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
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鷺鷥鳴於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
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
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國名
也。傳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
之。蒸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
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箋周之德
至是矣。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

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箋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為從而行之解左右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為而效之。 **魯豐文王**

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

支百世 疊豐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云

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疊音尾聞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 **凡**

周之士不顯亦世 不世顯德乎也者世祿也箋云凡周

世在位重 **疏** 疊豐至亦世。毛以為豐豐乎勉力勤用明其功也。 **疏** 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為人

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為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行復已止也。鄭唯以哉為始侯為君為異言文王能敷陳恩惠之施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為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為天子支庶為諸侯皆得百世餘同。傳疊豐至支子。正義曰疊豐勉也釋詰文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裁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詰哉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適誓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及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箋云始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詰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不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

恩惠之賜以施予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也。傳不至世祿。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為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世祿欲舉輕以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祿孟子文。箋凡周至其功。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祿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摠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為摠辭顯為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亦世世在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為列土諸侯或為王朝卿佐維為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內外也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為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之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祀則卿大夫

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任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世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自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自虎通曰諸侯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世之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 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幹也箋云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

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濟濟多

之幹事之臣。積音貞為于偽反下天為此同。世之至以寧。毛

士文王以寧。子禮反後濟濟皆同。世文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其世

有光明之德故也。所以有光明之德其為君之謀事則能翼翼

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有光明之德其為君之謀事則能翼翼

賢佐之故皇天命多眾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

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

事則國以安故歎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眾士文王以

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為義鄭以思為願言

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引廣乃思願

皇天令其多眾之士生此我王之國得與我周家為幹事之

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

傳翼翼至皇天。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

連言之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為辭皇

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為天也王

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為生眾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

眾美之士維周以之為積幹也。箋猶謀至之臣。正義曰

猶謀釋詁文以思之為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辭

故易傳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為願朝廷之士多

如思賢能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

多賢實為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

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

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此知濟濟

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

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以翼翼為恭敬而論語曰為人謀而

不忠乎謀者主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生

而用之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克

生為用之矣。傳濟濟多威儀。正義曰此多士是上世顯

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云濟濟容止也

天命有商孫子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箋

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此命之使臣有商之

殷之子孫。緝七八反熙許其反假古雅反固也。商之

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

廷之儀濟濟翔。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

翔與此同矣。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箋

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

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此命之使臣有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麗數也

可為眾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麗力計反。疏。穆穆至周服。毛以為穆穆然而美者沈又力知反。疏。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為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盛之至也。鄭唯以侯為君言商之孫子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為異餘同。傳穆穆至假固。正義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為天所命宜為堅固故為固也。箋穆穆至子孫。正義曰於為歎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以文王身為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而

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為此命之言能敬德堅固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為臣以為已有即下云侯服于周是也。傳麗數至為眾。正義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為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眾敵之盛德不可為眾言德盛則難為眾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眾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眾毛於上章訓侯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如德。正義曰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臯陶謨所謂侯服于周天命靡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無。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

白與黑也。得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疆。裸古亂反，黼音甫，擘反。甫反字林作。王之王之蓋臣無念爾。紱又火于反，毳敕亮反，夏戶雅反。○王之蓋臣無念爾。蓋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為之法。王斥成王。○蓋才刃反，為之法。一本作為之法度。法王斥成王。○蓋才刃反，為之法。一本作為之法度。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禮，而行之於京師。此殷士其為裸獻行禮之時，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得冠也。文王若以疆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仍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服之，不以疆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成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脩德服眾為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鄭唯上一句言為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傳則見至無常。正義曰：天之所為，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是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太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箋亦引彼文是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冕。正義曰：此殷士即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訓文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如早來服周也。裸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舉裸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裸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以將為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為送。但裸時送爵亦是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辭，言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此京亦謂京師，故訓為大也。冬官績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績，繡之飾則殷擘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擘，夏收故知擘殷冠也。既以擘為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周禮弁師注云：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

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
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
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
是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
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之矣以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
云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本以服其故而來不
威強使至何者若為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
德而來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王
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者此文王
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
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傳蓋進無念念也正義曰蓋
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念也箋今王至成王之
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
故曰斥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章稱述先祖之
美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未
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為鑒若文王之章則紂實未
亡不得為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
文王也下文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為法此云無念爾祖明
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為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
即是述文王之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

鄭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聿述承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
自來。聿。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帝乙已上也箋云
于必反。喪。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也。宜鑒于
喪息浪反注同已上時掌反本作以紂直反。宜鑒于
殷駿命不易。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為鏡天之
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疏。無念至不易。毛以
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疏。為作者戒成王既無
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
為之者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
求多福言勤脩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
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眾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
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宜鑒于
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為已戒何則天之天命不可改易。鄭
唯永言配命二句為異以為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
而歸之者多眾之福也。傳聿述至多福。正義曰聿述言

言疏十六之二
○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為事也刑法乎信釋詁文○箋天之至香臭○正義曰以其合法文王故知為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即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而情嘉善于道車棄
宗廟之禮禮藏出於

黃中模槩

毛詩注疏按勘記 十六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文王

言文王之能伐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代案所改是也

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下年字當衍文是也

二年伐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邾當作邾下二邾字十行本不誤

易類謀云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易作是案皆誤也當作易是類謀曰

乃為此改猶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上當有應字讀以改字斷句

得魚即云俯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下浦鐘云脫王字是也

終而復始紀還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重紀字紀紀還然者每紀還甲子等二十部

此前爲然也浦鏜云紀還然三字疑衍誤甚矣

有人侯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牙當牙字誤與下步顧相叶是也

湯登堯臺見黑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烏誤鳥非也節南山正義云若湯

得黑鳥是其證

故圖者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故得圖者錯誤耳

其命維新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惟後改維案初刻

也者世祿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上也字作士案士字是也正義云仕者世祿易士爲

仕而說之耳考文一本采之非也

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支誤之澤當世

字誤是也

言文王德人及朝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又形近之譌

所以常見稱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識當作誦正義下云令長見稱誦是其證也

行復已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行作不案所改是也此互易而誤見下

釋詁哉維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哉作文案皆誤也此當作云與下云互易

美其及支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及作本案所改是也

箋云始至百世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始作令善案所改誤也此云當作哉與上哉互易

不能敷陳恩惠之施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作以案所改非也此不字當與上行字互易由

井鼎云宋板作亦當是剋也

舉輕苞重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苞作包案所改是也

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下當衍氏字齊崔氏在春秋經

宣十年也王制正義無引不備耳

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

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之作家案正義云

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又云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未知其本作家或自為文也無改者非

裸將于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同明監本毛本裸誤裸下同

言之進用臣法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王

如早來服周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如作知案所改是也

故不忘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忘作亡考文古本同案亡字是也

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下當有庶字

舉未亡以駿亡者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駿疑駿字誤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二

(五十一)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

大故曰大明疏章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

○復扶又反疏章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章七章皆六句三

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

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

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入章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長子

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

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變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

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

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

辭所汎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

與下為摠目餘同○箋二聖至大明○正義曰以經有明無

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

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

大以其益大。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

故曰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

赫。然著見於天。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微

應昭著，見於天。謂三辰效驗。赫，呼伯反，恐也。應，應對之應。

焯，章遙反，本或作灼。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

哲之設，反見賢遍反。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

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糾，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

今糾居天位而反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

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

美周也。忱，市林反，適音的。疏，明明至四方。毛以為文

津同，挾子變反。一作子協反。疏，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

德在於下地，其微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為天

所祐，棄糾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意難信，斯不可

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為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

則糾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之故，天乃絕而

棄之，使其教令不通，達於四方，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

王，是為天命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

所以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揔為明明赫

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傳明明至於天。正義

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

天。箋明明至效驗。正義曰：以下言糾之政教不達四方

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揔目，其辭兼文武

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

耳。不以兩明赫赫之分，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

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

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

之也故云天使見。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

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也。嬪，婦也。京，大也。王

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

也。擊，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

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也。擊音至，仲字任音王

注同。下大任皆放此。嬪，毗申反。仲，丁仲反。下同。大任，音泰。後

大姜皆同。疏，擊仲至之行。毛以為既言文王明德為天

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為妻，曰能盡

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

意。鄭唯為婦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傳擊國至之父。○

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擊為國也。以下言大任

婦人稱姓，故知任為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

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

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證，故頌稱大姒為文母，大任非也。也

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

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

故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

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

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

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

國耳。述毛為說也。箋：京，周至志意。正義曰：箋易傳者以

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

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

王季時為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

居為京師也。孫疏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婦周姜京

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

當時殷商為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為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

周，故知自其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摯稱所行者。仁

義也。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

故言同耳。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

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大任有身生

此文王。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重直維

此文王。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重直維

回以受方國

回遠也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

德亦山

疏

大任至方國。正義曰大任既嫁於周今有身

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慎而明事

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德不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

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傳身重。正

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

孕不育是也。箋小心至由父母。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

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

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

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至美

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天監在下有命

解之云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某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箋云天監視善惡

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

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妣。洽戶夾反

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郃戶荅

反謂音謂涘音土妣音配字亦作配下皆疏傳集就至涘

同為于偽反下天為亦為同處昌慮反。疏。正義曰

鳥止謂之集是集為依就之義故以集為就也文王初載謂

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為識也釋詁云妣匹合也妣合對

也轉以相訓是合為妣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

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為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天

監至大妣。正義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

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妣之小於文

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

王嘉止大邦有子

嘉美也箋云文王問大姬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又知大姬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倪牽遍反磬也徐又下顯反

交云警譽也韓詩作磬磬警也也箋云問名之後上而得吉則文

文定厥祥

言大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上而得吉則文

也箋云問名之後上而得吉則文

親迎于渭

言賢聖之配也箋云問名之後上而得吉則文

禮也。迎魚敬反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言受命之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

可以顯其光輝箋云迎大姬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

殷時未有等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船音同說文船

疏

文王至其光。毛以為尚存皆以文王為主上既言天為生配此言成昏之禮故言

文王既問大姬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求以為昏

言大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

也。上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姬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

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為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

一字為異餘同。箋云王至求昏。正義曰上既言大姬之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姬矣大邦有子女在嘉止之

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為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士昏禮納

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問名也。傳倪磬也。正義曰此倪字釋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論

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譬作然也。箋

既使至女弟。正義曰以此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是指文王身之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

美之身自定之也始於問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有倫次摠述昏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結之以嘉止有子

承上在渭之浹故為問而美之既美其賢自然求昏行納采也下言文定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吉之謂上言納采下

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及知大姬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

詩統十六之三

五

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傳祥善。正義曰釋詰文。箋問名至納幣。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幣為定此吉祥之故幣耳故知文王以後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為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為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為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為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媾之事皆文王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

以為正法主於文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於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傳言賢聖之配。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簡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也六禮唯親迎為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人得其宜故言禮也六禮唯親迎為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人得其宜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媾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駁之云大媾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誰乎是鄭意以此為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

詩卷之六

六

也。因解舟尊甲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并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用天子之制，然後為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為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謂之王也。箋：迎大如，至等制。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如，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反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為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舟之制。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法是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

京纘女維辛，長子維行。
纘，繼也。辛，大如國也。長子，長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如，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纘，子管反，莘所中反。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篤，厚也。右，助也。變，和也。箋云：天降氣于大如，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右音祐，字亦作佑。疏，有命至大商。毛以為既注同，變蘇接反，協戶頰反。疏，言迎得大如，此又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從天而來，歸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為生善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處長之子女，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共行德義之故，為天降氣於大如，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王得美氣之厚，天既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伐又焉。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傳纘，繼至德已。如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如國也。纘，女者言能繼。

詩疏卷之三

七

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
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逆
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大任之德則亦
真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為
說也。箋天為至之行。正義曰經言存命自天何知不時
已受命而言天為將命文王者以此中結上章之事有命自
天猶有命既集也。續女維莘猶在渭之涘也。下乃言篤生武
王是逆新娶之事不得為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
如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
之德經之維莘為續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
故又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助變和也。正義
曰篤厚變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尚右也。轉而
相訓是右為助也。箋天降氣於大姒也。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
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
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
之皆足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
之身體康疆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
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
入舟是又遂命之也。變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
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

殷之事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
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曰辰在北歲
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
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頭之所建也。帝嚳
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
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
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章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
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
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
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為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
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
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
也。周語唯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
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歷志曰三統上元
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
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
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
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

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建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巳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入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顯項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龍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為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歷劉向五紀論載殷殷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龍則無術焉。殷商

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臨視也女女武王也箋云護視女伐紂必。跡。殷商至爾心。毛以為上既言佑命武克無有疑心。跡。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為天所佑之事殷商之兵眾其會眾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眾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為紂用盡望周勝也非直敵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眾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鄭唯下三句為異言殷眾盛天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為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而興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入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眾人應難之今眾人不以已勞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予人勸所以能克也。傳旅眾至望周。正義曰旅眾釋詁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眾多而不為紂用武成曰甲子昧爽受辛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

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
紂兵皆崩是厥而不為用也矢陳釋詰文與起釋言文毛氏
於詩子皆為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為維言天下之望
周解維子侯與之意王肅云其眾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
意當然也。箋殷盛至師勝。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
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海野古字
年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于宜為授予之義武王於紂乃
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明為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
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上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為諸侯
也。更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
王為臣詩人稱之為侯亦可矣。傳言無敢懷貳心。正義
曰言無敢則是軍眾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故傳以無貳心為眾。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所謂同
心。同德是也。箋臨視也。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
心。正義曰臨視釋詰文闕宮云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
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心。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
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
紂之事本出武王之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牧野洋洋檀
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牧野洋洋檀
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駟彭彭
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
且整。洋音羊檀徒丹反煌音皇駟音原駟音留維師尚
也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鷲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
。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韓詩作亮云相也大音泰鷲之利
反將子。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也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鷲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
。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韓詩作亮云相也大音泰鷲之利
反將子。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明無復濁亂之政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鄭唯下二句為異言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天期已至兵甲之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鄭唯下二句為異言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天期已至兵甲之
。今也會台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
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幸。音音牧本又作牧昧音妹。疏言將戰為天明。毛以為上
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
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駟之壯
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
為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
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
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強將帥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眾以朝旦昧爽清明
之時伐之也。傳洋洋至下殷。正義曰洋洋文連救野述
戰地之貌故宜為廣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為明也。驪馬白腹
曰驪釋畜文郭璞曰驪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
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
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驪明非戎事不然因此
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夏殷不其先代之色時主之意
異。○箒言其至且整。○正義曰詩辭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
寬。○必當有意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
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
明。○馬之強盛車同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遠。閑暇於事且
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眾整又曰
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
說武王之師尚父為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維師謀
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革審權能應詳。縱謀出無孔
應敵之變。詐繚己之謀。所出無常。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
須知彼已。當預為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
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取勝。何則
故為美耳。若前八德與己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何則

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僖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
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
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
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謫
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遣
考異。郵云。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
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
曰。狂狡。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殺。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
果。為毅。易。其為禽也。戎。昭。果。殺。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
狡。臨。敵。易。其為禽也。戎。昭。果。殺。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
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明。軍
士。雖。為。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傳。言。子。則。孥。戮。汝。明。軍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自。魯。出。獵。獵。獲。麋。以。歸。立。為
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與。俱。歸。立。為
大。師。號。曰。別。錄。曰。師。尚。父。之。尚。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
美。號。太。公。望。注。云。師。尚。父。之。尚。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
大。師。號。曰。別。錄。曰。師。尚。父。之。尚。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
故。維。師。謀。云。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作。此。號
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作。此。號

詩疏卷之三

上

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
可尊尚又取其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
訓是亮為佐也亮諒義同。箋佐武王為之上將。正義曰
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
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傳肆疾至清
明。正義曰釋言云寃肆也郭璞曰寃者好放肆左傳云
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意故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
又解會朝清明為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
一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
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
言甲子昧爽以逆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為義謂甲子日之朝
非訓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毛旨而
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箋肆故至乃
誓。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即上燮伐大商協
和五位翦滅有期也兵甲之彊即上檀車四驅舉車馬則兵
甲可知也師幸之武即尚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
朝且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味爽
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同也味爽者爽
明也言其味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日則清故謂朝旦為清明古

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
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
當橫為會甲且清明
與味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繇彌延反由一本無由字
太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

注者。疏。繇九章章六句至太王。正義曰作繇詩者言文
非。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於太王也。太王作王業之本
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於太王也。太王作王業之本
九章上七章言太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
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叙以詩為文玉而
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為勢故文倒也。

繇繇瓜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興也繇不絕貌瓜
紹也味吟也民周民

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
小狀似灼故謂之歟繇繇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石稷乃
帝嚳之胄封於郟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
亦繇繇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

與云于沮漆也。瓜古華反。跌田節反。韓詩跌小瓜也。沮七
余反。漆音七。酌蒲剝反。長張丈反。響苦毒反。高辛氏帝也。冑
直又反。郤他來反。于古入。置父陶復陶。穴未有家
室。古公陶公也。古言久也。置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
之所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陶人曰。仁人之君不
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
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
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
在幽時也。傳自古公處。陶而下。為二章。發。置都但反。父音
甫。本亦作甫。陶音桃。復音福。注同。累土於地上也。說文作覆
或殷以名言。絕句。翟音狄。屬音燭。岐其。正。義曰。縣縣然
宜反。壞而大。反繫在洛。反為二。于偽反。正。義曰。縣縣然
不絕者。是瓜。紹之。厥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恒小
於本。若將無復。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冑。封
為諸侯。後更遷於陶。國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
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至業。乃不復為微

此事在何時乎。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已則然矣。居沮漆
者。復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號為置父者。
於漆沮之傍。其為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然者。以
其國土未大人。眾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
傳縣縣至漆水。正義曰。縣縣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
草云。跌。灼其紹。跌舍人曰。跌名。灼小瓜也。紹。繼謂跌子。漢中
小瓜曰。跌。孫炎曰。跌小瓜子。如灼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
跌。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跌。此則其種
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瓜。以其小如灼。故
謂之跌。跌是灼之別名。故云。跌灼也。此時在幽言。民周民者
此。民自幽居。周復以周為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
釋訓云。由從自此。由訓為用。故自得為用也。土地人之所居
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
之傍。舉水以表土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為水
也。或言漆沮為二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
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
洛水。漆沮為一蓋沮一名洛水。孔連言之。蔓瓜之至沮漆
。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必小其
形狀。似灼。故謂之跌。其實瓜之與跌。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
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

繼也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
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為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
魯為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
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與盛之時瓜以年相承猶人以世
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
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無長大之時其實瓜唯益小終
亦不能長大也后稷乃帝嚳之胄是魯為瓜而稷為畎自稷
以下祖緝以前皆為畎言縣縣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
之云封部遷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是在部在邠皆
縣縣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約之明
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而生
后稷經云即有邠家室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邠號曰后稷是
稷為帝嚳之胄封於邠也公劉云篤公劉于邠斯館是公劉
失職遷於幽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
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
先生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甯失官
去夏而遷於幽幽西近戎狄周本紀亦云不甯末年夏
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甯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
適幽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甯奔於戎

狄蓋不甯之時已嘗失官逃竄幽地猶尚往來部國未即定
居於幽公劉者不甯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部民遂往居焉故
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
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是定國於幽自
公劉始也幽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
沮漆正斷以太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賈父故知得民
心生王業自太王為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
王業故也太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闕宮云居岐之
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
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幽
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
亦有漆沮也。傳古公至家室。正義曰以在幽為公故曰
幽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
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
事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
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
故又為異諡或殷以賈甫為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
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法云賈甫以字為號則鄭意定以為字
不從或說也自古公處幽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
也唯彼云太王居幽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幽為異耳莊子

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之兒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不為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幽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而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為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

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為非而其義則此乃賢者達節不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閑田或可先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固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云陶瓦器窰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為之取土

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
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
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
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公在幽之時迫
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
居也公劉始遷於幽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幽斯館
則幽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為宗廟乎是幽地
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與上
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幽未有下云作廟
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下云作廟
為立文之勢耳其實在幽之時亦有宮室也七月云入此室
處即幽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
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箋復者至章發
。正義曰以此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
復在地上俱稱為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
此本其在幽時也本其在幽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幽而下
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為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
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幽未有室家為下居岐作室以開
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為狄人所逐故逆為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古公亶父來朝

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
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
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朝
直遙反滸呼五反辟音避亦作避後放此相息亮反知音智
疏古公至胥宇。正義曰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
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
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
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傳率循至宇居。正義
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
則姜女太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
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為居也。箋來朝至賢知。正義
曰大王與厥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走馬未是善事
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
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
都自是人君之事輒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周原膺膺芣芣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原

詩疏卷之三

六

之問也。臚臚美也。莖菜也。茶苦菜也。契開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臚臚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臚音武，韓詩同。莖音謹，案廣雅云：莖，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音徒，用反。曰茶音徒，餘音移，契音計，反。本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曰止曰時，筮不室于茲。箋云：時是茲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言岐山之南，周之原地，臚臚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莖菜之葉，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幽人從已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從已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定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傳周原至契開。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云臚臚，故為美也。茶苦菜，釋草文：契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曰：莖，粉榆則莖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又云：莖，莖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莖，晉語：嬖姬將譜申生，寘鳩於酒，寘莖於肉，賈逵曰：莖，烏頭也。然則莖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莖莖之莖，雖非

疏

周原至于茲。正義曰：上言來相可居，又述所相之處

周原亦自甘矣。明莖是烏頭也。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謂契為開也。春官：莖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燠置子燠在龜，東楚燠即契所用灼龜也。燠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燠之木燒之於燠炬之火，既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箋：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幽人從已者謀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眾，然則箋云：始與幽人從已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箋：卜從至於於是。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

詩疏卷之二

七

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

畝於是從西而往東之人皆於焉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

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疏迺慰至執事。

強本亦作疆同居良反注及後放此。疏迺慰至執事。

令止民心既定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

之於右言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為之疆場乃分

其地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周

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箋時耕

至滸言。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

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為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

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

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

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

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

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

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幽在周

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幽與周

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

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梅邑縣在廣山北

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

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

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

他文也鄭以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箋云

義言之耳。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俾使

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管國邑司徒掌徒其繩則直

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處昌慮反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

居室為後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

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

其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
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箋司空至之處。正義
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
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
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名有所掌故
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在社右社面
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郃爲三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
正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
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言不至爲後。正
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
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
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
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意。箋繩者至爲繩。正
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
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
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
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擿之隄隄度
作乘故爲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之藁藁築之登登削屢馮馮

擿藁也隄隄度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

登用力也削牆繩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擿擿也度猶投也築
牆者擿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擿音俱呂沈同徐
又音鳩隄耳升反又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音而度待洛
反注同韓詩云填也藁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衆也王云
亟疾也屢力注反又力未反注同馮扶冰反注同藁力追反
沈力戈反字或作擿或作藁音同劉熙云盛土籠也鍛丁亂
反擿薄侯反爾雅云聚也。百堵皆興鼙鼓弗勝也皆俱
說文云引取土盛音成。百堵皆興鼙鼓弗勝也皆俱
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鼙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爲
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鼙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
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鼙鼓鼓役事。堵丁
古反鼙音羔勝音升謂之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鼙薄卑反。
疏隄隄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實之於藁謂之擿者衆多
中居之亟疾其聲藁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
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
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擊鼙擊鼓不能勝而
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鄭唯
以度爲投語異意同。傳擿藁至馮馮然。正義曰說文云
擿盛土於器也擿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藁者盛土之器言擿

藁者謂練土於藁也取土必多故隕隕為衆王者度地以居
民故度為居也隕隕藁藁皆是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百姓
相勸勉者築者用力為多故云用力登然上言削下言屢
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謂脯
為鍛脩亦言其推打之。箋挾桴至板中。正義曰以傳文
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桴引取也故以桴為桴言桴取壤土盛
之以藁仍存藁字與傳不異也藁藁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為
居於藁藁不強故云度猶投也。傳磬大至樂功。正義曰
冬官鞀人為鞀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
長大故云大鼓也鼓是搃名磬是鼓之別名今磬鼓並言則
非一物故云或磬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其功
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其勸
樂之甚也。箋五板至役事。正義曰五板為堵定十二年
公羊傳文磬鼓不能止之使休息申說不勝之義傳以磬鼓
為二鼓解有二鼓之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聲朔聲
此經磬是大鼓也鼓謂磬也禮法當有二鼓故磬鼓並言之
此言勸樂之甚故知磬鼓為二餘文則不然若鞀人為磬鼓
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兩應聲在其東一建鼓
在西階之西朔聲在其北是建鼓之傍有小鼓也箋謂磬為
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交彼云鼓役事此

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文。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

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

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

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臯音羔伉本

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閭云盛貌。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冢土戎醜攸行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

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

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疏。廼立至攸行。毛以為大王於

秋傳曰蚤宜社之肉。疏。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

為天子之臯門此臯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

後遂為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

侯之社後遂為王之大社立此社者為動大眾所以告之而

行也大王遷得人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為天子之法

也鄭唯以臯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為其文義則同

。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

遂為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

冢土非諸侯之社則臯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臯

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
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
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
耳在後文王之與此以爲臯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
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
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
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
法異於天子文王爲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致門遂
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
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
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
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爲王門之
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
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
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
亦與鄭不異也仇者極之義故爲高貌將將敞顯而嚴正亦
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箋諸侯至庫雉正義曰鄭以檀
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
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
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

于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
宋人稱臯門之誓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爲
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門
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
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
臯應故爲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
孔子曰釋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
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
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
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
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
其若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
朝門也傳家大至大社正義曰家大戎大醜衆皆釋詰
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
地是社爲土之神也冢既爲大土爲社至故知冢土大社也
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
後爲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
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
之大事以興動也此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後出行其祭
之名謂之爲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

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為大事也春秋昭
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
為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
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
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
社而遂為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
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為羣姓
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箋大
為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箋大
社至之肉。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為大社之義未即名為
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為乃立冢土正
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眾將所告而行以出大眾而告之
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攸行也春秋傳曰蠶宜社之
肉言此者證宜為祭社之名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
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蠶于社成十三年左
傳曰成子受蠶於社不敬案地官掌蠶祭社共蠶器之蠶注
云蠶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自然
則器以蠶飾之故謂之蠶言受蠶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
內有肉是以祭社之內盛之蠶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蠶為
宜祭於社之內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蠶者是宜社之肉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

無曰肆故今也愠恚墮墜也兌成蹊也箋云小聘曰問柞

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
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眾兌然
不有征伐之意。珍田典反愠紆問反隕韻謹反柞子洛反
後同械音域後同王莽云械即柞也字林于目反拔蒲貝反
又蒲蓋反下同兌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隊直類反蹊
音兮櫟音歷榘如誰反後同去羌昌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
字脫通外反。混夷駢矣維其喙矣。混夷夷狄國也箋云
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己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械之
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太王辟狄文王伐混
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混音昆駢徒對反喙許穢。疏肆
反徐又音尺鏡反使所吏反惶怖上音皇下音故反。疏肆
至喙矣。正義曰以大王立社有用眾之義故今文王不絕
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墜其聘問之禮欲親
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
械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兌然

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已
乃驚走而奔突矣混夷逃怖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
也○傳肆故至成蹊○正義曰肆故今墮墜皆釋文說文
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
為徑路之名竟成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
當依大道且其眾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
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荒穢故因士眾之過得成蹊
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當有荒穢故因士眾之過得成蹊
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曰三至周之東門文
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為梓械生
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梓械未生以為毛說
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箋小聘至之意○正義
曰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
對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
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材不言櫟是梓陸
機疏云周秦人謂梓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櫟白椴機
木文郭璞曰椴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機
疏云玉蒼說械即梓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椴直理

易破可為櫟車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椴或曰白栝此
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
知接上蒙士為義大王立冢土有用眾之義用眾欲以伐人
故交王不絕去志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既有惡當有
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伐之服者柔之定四年
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止應將
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眾混
夷是周之敵辭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
行故師旅並言之○傳駟突喙困○正義曰說文云駟馬疾
行貌引詩云混夷駟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
突也喙之為困則未詳○箋混夷至志一○正義曰采薇云
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狄之國上文行道竟矣是聘者
士眾行於道今言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眾過
已國則惶怖驚走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梓械
之中而逃亡國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
混夷怖懼者般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狄
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眾謂其伐已故奔入梓械以逃
避之士眾主為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大眾聚行亦有武備
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明行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
是之謂一年代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

夷駟矣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犬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為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得以此為伐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絕肅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太王避狄難此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與國其志一也大王以國小狄疆戰則民死為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眾兵彊足得平彼混夷遏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成周道與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代避俱美此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已未是虞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問田而退天下聞之

而歸者四十餘國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芮如銳反蹶俱衛反盍胡臘反竟音景挈苦結反間音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奏予曰有禦侮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

禦侮箋云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侮亡甫反相息亮反。疏虞芮至禦侮道音導本亦作導折之設反衛昌容反。疏虞芮至禦侮文王遵太王之德行善消惡之故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眾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大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傳質成至餘國。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以質

為成以成爲平言由諳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蹶動釋詰文
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蓋往歸焉家語
作盡盍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盍也入其邑謂入城中
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
爲地道尊右故也疏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
自提舉其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爲選
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
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箋虞芮至業大○正義曰此
文王本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大王於縣縣之後始
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生故知動彼初生之道
令之使大故云廣其德而王業日益大謂大於大王之時也
此直增動大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縣縣者明大王於縣縣
之中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縣縣
之初生故連言之○傳率下至禦侮○正義曰此以臣有四
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
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先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
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走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
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
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
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羣臣雖有賢聖

不過此矣直摠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爲疏附某
爲禦侮故君爽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疏附
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
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
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
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
傳說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
於羨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
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
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
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
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各爲一行與前說
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已弟子四人擬彼四
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
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箋予我至趨之○正義曰予我
釋詰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
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也所以得
使虞芮感化至於是我念之由有此四臣
之力於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絲九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二

卷國盧氏

中清嘉慶壬寅重刊
富貴堂藏書

黃中栻采

毛詩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大明

故云保祐命爾閩本明監本毛本祐作佑案祐字是也經注作右正義易作祐右祐古今字下同

其微應炤哲見於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炤本或作灼考炤哲即昭哲灼字非也

不以兩明赫赫之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赫作兩案所改是也

周迺之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迺誤匝下同。按迺匝皆俗字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

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正義釋文本皆作之段玉裁云此當入字為一句是也此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中為仲以附合於經

不知傳若專釋仲卽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

所言居河之湄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所當作巧

侃磬也

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磬作警考文古本同案磬字是也釋文侃下云磬也正義標

起止云傳侃磬作警者談

文云警警也

補通志堂本盧本文上並有說字案此十行本所附誤脫也六經正誤云今考說文警喻

也作警誤釋文按勘云譽是喻非說文警者論也則不必累言警譽也者警而譽之者稱美也

賢美配聖人

補案美當作女正義可證

至其光○毛以為

闕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正義曰三字案所補非也

說文云侃諭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論上浦鏗云脫字是也○按說文言部警者論也諭

者告也則此侃下云諭也已見作正義者所見乃真古本不當妄補也

維行大任之德焉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維作能考文一本同案能字是也正義云

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是其證

右音祐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盧本祐誤佑案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所附皆作祐不誤六經正誤所載

亦是祐字○按右正佑祐皆俗然祐字說文已有

則我皇妣大姜之姪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妣誤妣是也

辰星始見於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於字衍是也

此北水木交際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東誤此是也

禮記及時作埤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詩誤是也

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闕本明監本毛

本作箋臨視至疑心案所改是也

大誓曰師乃鼓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鼓下當有鼓字見鄭大司馬注引

會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九經古義云甲者一也古皆以一為

甲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為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崇朝終朝也或以甲為甲子或為甲兵皆非毛意考文古本會下有兵字宋正義而倒之耳。按詳段玉裁故訓傳三十卷注中

隱精以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情誤精是也

鄭箴膏肓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育作育案育字是也下同

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

閩本明監本交誤郊毛本不誤案浦鏜云疆當作疆是也

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可與二字當倒可尚父者謂傳之可尚

可父也

則傳言會甲長讀為義

閩本明監本毛本讀誤續案浦鏜云下四字疑衍非也長讀民

勞正義可證

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且是也

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其至

晚剗添者一字當是衍下塵字而上有脫故補之也

易傳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當者字誤是也

○絲

本由大王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由字正義云本之於大王也又云本其上世之事

又云是本大王又云而又追而本之是其本無由字譜及早麓正義皆有本由大王者以義言之耳釋文云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今各本皆無

自土沮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沮七余反漆音七毛云沮漆二水名正義云於漆

說文

民

沮之旁又云幽有漆沮之水又云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又下
章云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又云上言漆沮此言循澗明是
循此漆沮之側也又下章云周原在漆沮之閒以時驗而知
之是正義本作漆沮餘亦有作沮漆者後人改之耳六書音
均表云從漢書水經注作漆沮

瓜紹也舛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瓜舛逗
人誤刪瓜舛二字而以瓜逗紹也句耳

封於郃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封郃作音是其本無
於字也正義云是稷為帝嚳之冑封於郃也與釋
文本不同

古公亶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
正義云號為亶父者是正義本與釋文同以下多
作甫字者以父甫為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狄人之所欲吾土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
欲下有者字地下有也字考文古本

同案有者是也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
同小字本而作者案者字是
也

何患無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患下有乎
字案有者是也

邑乎岐山之下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乎
作于案于字是也

稱君曰公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稱下有
其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覆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覆作覆云舊
譌覆今從本書正案所改是也

釋訓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詁誤訓是也

我先生不宙閩本明監本毛本生作王案所改是也

卽云處幽為異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處幽當作古
公因讀者記處幽於側因誤改正文

也

請免吾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吾當作居浦鏜云莊子作勉居曰氏春秋作勉處是也免即勉字

吾不為社稷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君誤吾是也

而公○劉大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是也

若顧戀疆宇

補案疆當作疆毛本不誤

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陶當作甸

說文云穴土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室誤屋是也

覆地室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地室誤於地案覆當作覆下同

故箋辨之云覆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覆當作復

為堅三

明監本毛本三誤土閩本不誤案引九章在商功術謂堅率三也山井鼎考文所載誤以三字

屬下讀

沮漆水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晉紀摠論李善注引鄭曰漆沮側也今考此章正義漆沮字凡三見是正義本自作漆沮也考文古本作漆沮采正義

至胥宇○正義曰

補十行本曰字原作言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改正

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智誤知案智是正義所疑今字也

甘如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甘上有皆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應音武韓詩同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段玉裁云韓詩作臙臙此當有誤臙臙引見魏

都賦注

莖苴粉榆

閩本明監本莖作直毛本初刻同後改莖案所改是也下同浦鏜云粉誤粉是也

疆疆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疆誤疆十行本正義中字作疆亦誤餘同此

詩疏卷之三

三

乃爲之疆場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疆誤墻下同案場當作場

幽又有岐山西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在譌有是也

乃召司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廼考文古本同案廼字是也下乃召司徒同標起止云乃召當是後改又見公劉

其繩則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繩本或作乘後人誤改經文是也

箋云傳破之乘字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之作爲案爲字誤改也此傳破二字誤倒耳

當作破傳陸意謂箋之所云乃破傳之乘字也傳未嘗破經爲乘箋又無此云盧文弼全誤

球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桴誤桴下及正義同考文古本下作桴○按說文桴引桴也今本堅作取誤○補案十行本分作取土二字尤誤又桴音俱呂沈同沈當作桴

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設當誤字之誤是也

無曰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恐有脫誤非也此申上文曰衍字也之意

其行道士衆兌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脫然通外反本亦作兌正義云行於道路兌然矣是

其本作兌此箋意以兌爲脫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用脫字以顯之其不云讀爲者省文之例每如此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欲親人善鄰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人當仁誤非也正義所用傳文自如此

王蒼說械卽柞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可爲櫝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櫝誤櫝是也爾雅疏卽取此車下有輻字此脫

上言柞械之中而逃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柞械下盧文弼云脫按明入柞械是也

此因柞械複出而有誤

盍往質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盍胡臘反正義本是盍字云家語作盍盍訓何不也

此相勸之辭宜為盍也考盍盍古同用字耳

班白不提挈

相臺本同小字本班作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班字是也古多以班為班字

予曰有奔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又作走音同注同正義云我念之曰亦有奔走之臣又云奔走者云云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又云書傳說有疏附奔走又云是非奔走與又云疏附奔走是正義本作奔走也依此唐石經以下各本乃上字合正義下字合釋文當即釋文所云亦作本耳

奏奔禦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奏奔倒案奔奏是也

蓋往歸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質誤歸是也

學頌於大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訟頌者是也字或作訟音同故文王正義引作訟浦意讀訟為如字誤之甚矣

傳甚未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甚當作意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五一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械樸文王能官人也

械雨逼反樸音沈又符卜反

芄芃械樸薪

之標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械白椴也樸枹木也標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眾多國家得用蕃興

箋云白椴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

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芃薄紅反樞音酉字亦作

標弋九反云積木燒也枹音茅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召反

濟濟辟王左右

○辟音壁注及

下同趣七喻反

疏

芃芃至趣之○毛以爲芃芃然枝葉茂

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與德行

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徵而取之又

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

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

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芄芃然枝葉茂盛之極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傳芃芃至蕃興。正義曰芃芃是械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樸杓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杓以此故云樸杓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樵在薪下故知樵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箋白稜至燎之。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樵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樵之與大宗伯燎燎文

同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樵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樵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樵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樵之也。皇天上帝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至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周禮以爲一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摠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樵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天神皆用柴祭。樵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大地陰之精。上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

詩疏十六之三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
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
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
祀贊裸將之事注云文從太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裸小宰
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
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裸事祭宗廟
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
之祭云孝子慈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
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慈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
是祭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
是有儀矣○傳峨峨至髦俊○正義曰以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
故言盛壯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祭鄭以此
璋為祭合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
文○箋士卿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裸是
宗伯之卿故○**淠彼淠舟烝徒楫之**○箋云烝烝也淠淠
言卿士也○**淠彼淠舟烝徒楫之**○箋云烝烝也淠淠
然淠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眾徒舩人以楫權之故也興
眾臣之賢者行君政令○淠匹世反沈孚計反淠音經烝之
承反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權郭注云楫
橈頭索也所以縣權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

撥水曰權又謂之楫權直教反**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
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
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疏淠彼淠舟烝徒楫之○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淠
而行者乃由眾徒舩人以楫權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
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
以力行之故也既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
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淠舟行貌楫權○正
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止者誤也
方言楫或謂之權則毛以時事名之○箋烝烝眾至政令○正
義曰烝眾釋詁文淠淠為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
說賢臣之事故為眾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
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
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正義曰師
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
人為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
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
云五師為軍軍方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造舟

為梁裸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為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代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未當是所注者廣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倬大也雲漢未及改之耳。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子為法度于天下。倬陟角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疏

箋周王至作人。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劫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故云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追琢也金玉其相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回反注同琢陟角反注同彫都挑反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延反。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箋云我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王謂文王也。以罔咎喻為政張之。疏。追琢至四方。毛以為上言為綱理之為紀。罔音古。疏。文王之表章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寶物為器所以可彫琢其體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修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修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鄭以為申上政教可

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
研精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樂之如金
王之寶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愛之甚餘同○傳
追彫至相質○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此
金玉故以追為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
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為彫言金曰彫
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尚稱彫
明金亦可為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
相為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
玉矣○箋周禮至可樂○正義曰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天官
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唯祭服
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是衡筭俱首服也以玉為之而職
曰追師故知追為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也相
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
稱今言萬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為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
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
好樂之如觀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
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體自生知
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質故易之○箋我王至為
紀○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

王也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
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綱之目
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人以喻
為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棧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

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旱戶但反麓音疏旱麓

章四句至于祿焉○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
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
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
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季得祿之基
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
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
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
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摠謂文
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又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
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

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之業
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
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
文見其盛於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
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
已得馬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
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干
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
祐是申以百福千祿之事也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
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
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
維濟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
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為子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瞻彼旱麓榛楛濟濟**
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
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榛
側巾反字林云木叢又仕人反楛音戶草木疏云楛木莖似
荆而赤其葉如著上黨人篋以為管箱又屈以為釵也樂音
洛下同被○**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山藪殖故君子得

以千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
故其祿亦得樂易○豈弟本亦作愷又作凱苦亥反弟亦
作悌徒禮反一音待豈樂也弟易○**疏**瞻彼至豈弟○毛以
也後豈弟皆同易以政反下同○**疏**為視彼周國旱山之
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
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
性故樂易然喜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
其心樂易然喜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
○正義曰以旱文連麓為山足故知旱為山名知麓是山
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為山林麓中林麓立林衡之官以
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
知為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為木之貌故為衆多周語韋昭
注云榛以栗而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
上黨人織以爲牛管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
人欲買赭不謂釵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
箋早山名至被其君德教○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
德能養民故為樂易故以此為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
○傳千求至樂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
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樂易千祿焉若夫山林
廣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蕪蕪資用乏匱君

詩疏卷之三

七

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彼章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義民為主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與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正義曰以序言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瓚箋云瑟繁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瓚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為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秬音巨黑黍也鬯敕亮反以黑黍米搗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酒其氣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字或作杓○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箋云攸所降下也○降○疏○瑟彼至攸降○毛如字又戶江反注同○疏○以為上言大王王

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為西伯以有功德之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繁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為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鄭以黃流謂鬯酒為異餘同○傳玉瓚至圭瓚○正義曰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為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矣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為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為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箋瑟繁至此賜○正義曰以瑟為王之狀故云繁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自是賜圭瓚必以秬鬯

隨之故知黃流卽秬鬯也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直以秬
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
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
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
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
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
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
寸衡四寸注云射璋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
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
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
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
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
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
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
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
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
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雍州牧故楚辭天問云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
亦當爲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

毛爲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
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
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駁異義引王制云
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
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
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
公侯伯子男所賜與九命外頗加九賜別命者不在九命者彼
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頗加九賜別命者不在九命者彼
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
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
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
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
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濶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
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充揚威武志在宿衛
賜以斧鉞使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專得
專征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以祀先祖是其九賜之事也。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鷂之類鳥之
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鳶悅宣反鷂尺尸反。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

箋云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疏為大王王季德教明

察著於上下其則為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

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

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

傳言上下察。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

至得所。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為為鳥即鳴也名既不同其當

小別故云鳴之類也說文云鷩鷩鳥擊小鳥故為貪殘以貪

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

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鷩鷩在梁

以不驚為義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

惡為善於喻民為宜祀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清

酒既載駢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

擇牲故舉二者。駢息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

反字林火營反畜香又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

得福也箋云介助景大也。享。疏。清酒至景福。毛以為

許丈反徐許亮反介音界後同。疏。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

以神事有清絜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牲之牲既擇

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

得大之福祿。鄭以介為助為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碩

○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

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

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箋既載至二者。正義曰

既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既載既備謂將用之時

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

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

清酒摠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

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

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為清酒也地官充

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在三月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

詩疏十六之三

十

所以得福。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為大。此亦謂之得大我之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

燎矣。瑟，眾貌。箋云：柞，棫之屬。所以茂盛者，乃人燎除其旁。燎音力。小反。爇，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爇，何沈虛刈反。豈弟

君子，神所勞矣。箋云：勞，來猶言佑助。勞力報反。疏曰：言瑟然眾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

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爇，燎而除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

茂盛，以與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王

以為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莫莫葛藟，

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也。莫莫葛藟，

施于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藟，力

軌反。字又作藟，同。施，以鼓。豈弟君子，求福不回。箋云：不

反。注同。枚，芒回反。蔓音萬。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

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枚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此大王王季

祖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緣先

祖，則述脩其業，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

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百福于祿焉。正

葛藟也。而至於起。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

葛藟延蔓為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

言依緣先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早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

疏。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

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四章首

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善小大皆有所

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為善。小大皆有所

成，是其聖之事也。箋言非至由成。正義曰：論語云：天生

知之者，上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姒之賢，亦生

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

見其歎美之深錄之以為後法耳。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

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

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其

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

小也。媚美記反後同沈音眉行下孟反見賢遍反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

文王之妃也大姒卡子眾妾則宜百子也箋云徽美疏思

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徽許韋反。大任乃

至斯男。毛以為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

以此德為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為母也。此大任又常

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為京師王室

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為大姒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德

音思賢不妬進敘眾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為周藩屏之

衛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所續是其德

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為地名

為異餘同。傳齊莊至王室。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

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

義也周姜為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

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末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

故以京師言之。箋京師周至卑小。正義曰以周京相對

故知是地名言思愛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為故知思

其配大王之禮也能為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

過也既能為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知

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京

會晉侯齊侯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

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傳大姒至百子。

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時也大姒

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

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眾妾則宜有百子能

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姒之德也定

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子也

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

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

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

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鄭於富辰之言

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邲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

武王同母兄弟十八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
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
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
大姬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次霍
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
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
辰之言曹在衛賸之下不以長
幼為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

神罔時悃 宗公宗神也悃痛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
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
無有凶禍。悃音通殍音凶本又作凶。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
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為政治于家
邦也書曰乃寡兄弟又曰越乃御事。刑韓詩云刑正也御
毛牙嫁反鄭魚據反適。疏。惠于至家邦。毛以為文王以
丁歷反助許玉反下同。疏。母賢身聖能協和神人言文王
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羣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
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

其祐助之又施禮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為化本
復行此化至於兄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為法迎
治於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
外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為文王雖聖能屈己從眾
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羣公言其語訪大臣順而行
之以此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
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
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
以禮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為政
教之本以此之故又能為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
也。傳宗公至悃痛。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彞中庸云陳其
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
宗神也悃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
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箋惠順至凶禍。正義曰惠順釋
言文宗者尊也尊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
順而行之論語云尊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
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文王用臣
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興明無是怨恚則知其後將
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
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

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
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闕夫爾謀於
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
柔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
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顯臣
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尹
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
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傳刑法至御迎○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
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
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讀為迓訓
之為迎王肅云以迓治天下之國家○箋寡妻至御事○正
義曰以上言大妣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
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
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
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迓始是
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
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
弟為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

邦使之皆如已也言家者謂天下之眾家邦者盡境界之所
極也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為寡有之
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也

肅肅在廟

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

得禮之宜○辟必亦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顯臨

無射也箋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靡也有賢才之
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祀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

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肆戎疾
反射藝厭於艷反下同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肆戎疾

不殄烈假不遐

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

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靡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
而自絕為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巳言化之深也○烈毛

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假古雅反瑕○疏○毛以為文
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毛以為文

王之德行雖離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
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

豈為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為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乎言其止絕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以為此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摠結此二事言文王布行善政羣臣化之皆善其羣臣雖離然尚和順者乃助養老而在辟靡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祭則敬是得禮之宜矣又言文王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靡其羣臣有賢才之質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靡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靡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惡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巳言感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箋宮謂至之宜○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摠目庸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

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太學王制說太學天子曰辟靡則辟靡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靡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為羣臣助者不是文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之聖而言及羣臣者以臣下感化上能敬和則文王身敬和可知故舉輕以明重也○傳以顯至無厭○正義曰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獸也○箋臨視至高○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而必於祭祀射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靡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同固容多品或內敏而外訥或貌懦志強故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

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曰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象辭○傳肆故至假大○正義曰肆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箋屬假至之深○正義曰鄭讀烈假為屬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屬惡疾也或作癩瘕病也是屬瘕皆為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屬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瘕已釋詁文以屬瘕不瑕與肆疾不瘳相配故知屬瘕亦是病人之事瘳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靡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為善非謂助行礼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而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待行礼乃變也○言性與天合也箋云式用

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弟音悌亦作悌造為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古之人無**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父之美也**數譽髦斯士**古之人無狀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狀於有譽之俊士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肅語令力成反又音刈○**疏**王不聞至斯士○毛以為言文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為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狀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之無狀故成人小子皆學為髦俊也○鄭以為文王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入言其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入廟是其使

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為髦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傳言性與天合○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為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箋式用至求備○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所以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孝悌為長不諫為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席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焉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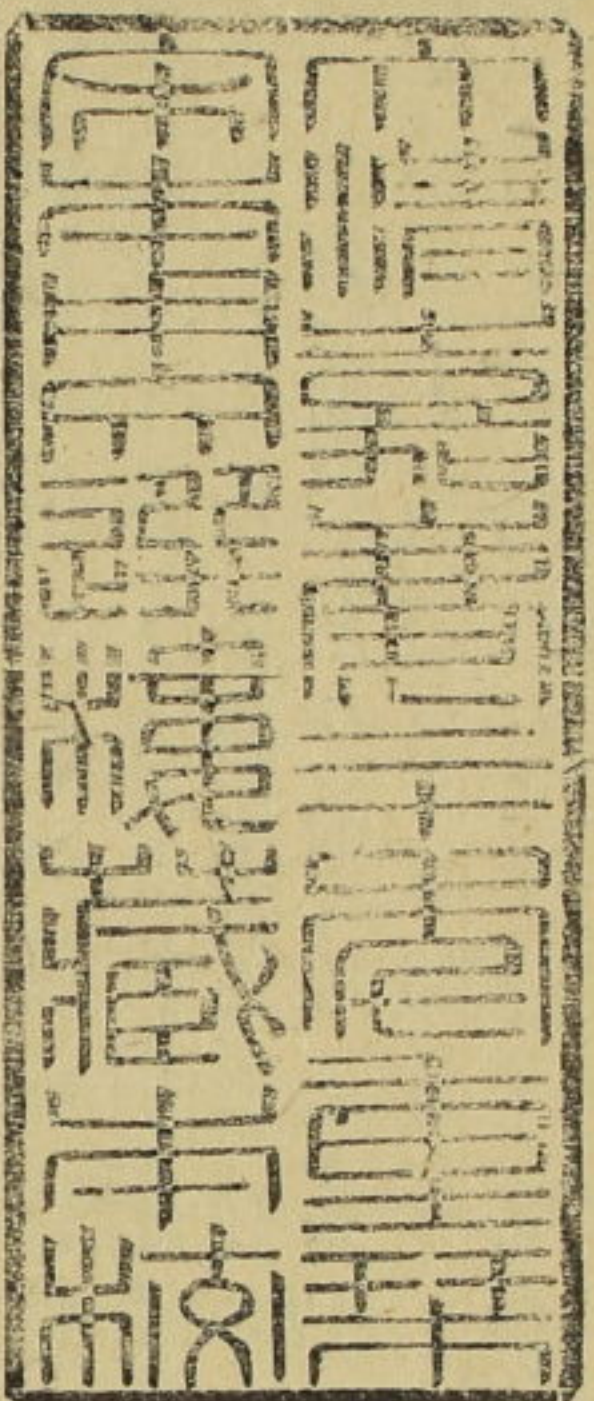
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礼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及不能諫諍令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傳造為○正義曰釋言文有為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箋成人至造成○正義曰箋以此為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為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為皆有厚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傳古之至俊士○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箋古之至之美○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譽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八句

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黃中栻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六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棧樸

樸枹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枹木必茅反正義云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是正義本作枹釋文本作枹或毛公讀爾雅字從手當以釋文本為長也於經中為苞字釋言所謂苞種。按枹者枹之譌文枹者苞之或體其實當作包言包裹然舊校非

豫斫以為薪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斫作斬案釋文云斬一本作斫正義云故云豫斫又云是豫斫也是其本作斫

乃命取秩薪柴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取當作收

奉璋峨峨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峨峨作義義注及正義中字同案峨峨是也釋文說文爾雅皆可證

王肅云○本有圭瓚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一案此有缺文耳

大宗伯執璋瓚亞裸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衍字也當在下錯入於此浦鏜

云記文無伯字是也

此及祭統言大宗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宗下有伯字案有者是也十行本錯在上文

舍人口峨峨奉璋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祭誤貌

溟彼涇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溟誤渟注及正義中字同

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亦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誤不重周

禮二字

又出征伐之事

補毛本出作此

追彫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彫作雕下同案釋文雕都挑反正義標起止云追彫是二本不

同也彫雕古同用字

以罔咥喻爲政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罔誤網

○旱麓

作旱麓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詩下當脫者字是也

明前已得周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字當在明字下

若斬木林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材誤林是也

榛以栗而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似誤以大當小字誤以國語注考之是也

織以爲牛篔箱器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斗按所改是也

箋旱山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之

周語引此一章○乃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非也。當作下

藪澤肆逸民力周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既誤逸影誤周考國語浦拔是也

黃金所以飾流鬯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

也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段玉裁亦以有者為長

說文云瑟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說文作瑟無者字非也考說文引詩止作瑟

以證瑟字從玉瑟正義所見本不誤故但取其如瑟之義而云瑟者字為下起文殊無取於瑟字也釋文瑟下云字又作瑟不云說文作瑟是矣。按此說甚誤明明引說文玉部瑟字下之語安得云瑟者非瑟者之誤耶又云說文引詩止作瑟彼亦未見古本有如此者

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稭誤秬非也此見鄭周禮鬯人注及荅張逸生民正義有明文浦失考之

行步有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止誤步是也

鄭上二句別具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白箋字案山井鼎云非是也餘同此見前

一云此祭天也

補通志堂本盧本此作祭各本所附同案案今說文及小字本所附正無一字

而除其傍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傍誤旁案傍者正義所易之今字餘多同此

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

小字本相臺本枚作枝閩本明監本毛本本誤木案枝本是也

枝條也本枚也考文古本本字不誤

此經既言依緣先

閩本明監本毛本先下有祖字案所補是也

○思齊

為相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睦誤也

無是痛傷

小字本同閩本毛本同相臺本傷下有所為者四字唯建大字本有之此相臺本所出也考正義云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為者與上句正義云無是怨惠其文王所行者正同是正義本自有此四字諸本於其字復出而脫之耳

其將無有凶禍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毛本凶作刑案釋文云刑本又作凶正義標起

止云至凶禍十行本不誤是正義本作凶也毛本改之以合於釋文非

易傳曰

閩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者字誤是也

意寧百神

閩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億誤意是也

辛男尹侯

閩本毛本同案男當作甲侯當作佚皆形近之譌韋昭云辛辛甲尹尹佚即本此賈唐注

可證也

宮謂辟靡宮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靡作靡案靡字是也釋文可證

保安無馱也

小字本相臺本馱作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馱字是也釋文云保安無馱也云云又云定本云保安射馱也是正義本作安無馱也無上保字考此摠為經無射亦保一句發傳若分訓射保即不得保在射上當以正義本為長考文古本作射馱也采正義釋文釋文非字舊脫今補見後考證

箋云厲假皆病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釋文云烈毛如字業也鄭作厲力世反又音癩病也假古雅反大也於假字下不云毛大也鄭病也是釋文本不訓瘕字與定本集注同也考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箋為厲假之行當作為厲瘕之行者上仍用經字以為訓下則竟改其字以顯烈假是厲瘕之假借如噫嘻既昭假爾之箋上仍用經字云假至也下則竟改其字云格于上下也是其例矣隸釋唐公房碑用作厲盡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云盡假聲相近是也此所謂以破引之。按訓病則字當作癘經書癘字多譌厲不可勝正

說文

三

行此化之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行此當作亦所

上能敬和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作尙案所改是也

言安無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滿鏜云也當者字誤非也以正義上云言以顯臨之

例之可見矣

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下當有言字

說文云厲惡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惡誤疫。按今說文壯部癘惡疾也可知上下文皆當作癘矣

小子其弟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謂大夫之子弟以下子弟字凡四見是作弟子者例也

考文古本作謂其子弟采正義而并添謂字非也古句中增多之字往往取於正義此不悉出

古之人無斃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正義云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

擇者也故不破之釋文云無斃毛音亦猷也鄭作擇考此經字自作斃箋以斃為擇之假借直於訓釋中竟改其字以顯之其例與可以樂飢箋中竟改為療既匡既勑箋中竟改為筐之屬同也釋文所說是矣正義不得其例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韓詩作擇經義雜記云此竊取鄭箋是也其讀正義有誤見下

古之人無猷於有名譽之俊士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

古之至俊士其以下云云皆解此文也釋文云斃毛音亦猷也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猷於有名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二本不同觀釋文此下更有之語則其本當有斃猷也髦俊也之傳以古之人以下為王肅申毛如此當有所據也經義雜記不得其理乃以釋文別為毛作音為過又以為正義釋傳亦無此文未詳今本所出皆非也。按髦俊也見上棧樸傳斃猷也即見本篇三章傳未必此又出傳傳例簡嚴複者甚少陸氏用王氏之述毛者為之訓耳其云此下者謂此經文之下舊按非也

上言賢才之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賢字滿鏜云質誤是也

行則施仁之稱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仁當作行形近之譌

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

擇言

闕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臣下亦使之然六字案此十行本複衍

故言五章章六句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章六句上有二章二字考文古本同案

有者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四

五

毛詩注疏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

若文王

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矣一本無矣

字天監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世

也世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

況反下追王當王同

疏

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

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為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

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脩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所以殷故先言之欲見世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箋天視至盛耳○正義曰世世脩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緝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文王貴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魯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與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校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

意去惡與善歸美 文王以為世教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 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

求民之定謂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爰度 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

密也阮也但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

天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

政教也鄭作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夏

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丈反篇內皆同共音恭下同

行下 孟反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者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箋

云者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

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

意常在文正所○者巨夷反郭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廓眷

本又作睠又作券並音卷同假 疏 皇矣至此維與宅○毛

戶嫁反本又作暇浸子鳩反 疏 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

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
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
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
為主使民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心
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之惡與之謀為非道也故於此
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
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為非道也又憎其用大
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歧
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
文王之所使之為王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
同桀故配而言之為王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
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為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
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
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猶
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
所用為惡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
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莫定。正義曰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
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為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

君以為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
傳二國至度居。正義曰紂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
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紂
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
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為惡則彼當為善故
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為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為四
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詰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為居
也桀紂身為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
與之謀為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
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
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
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
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由其諸
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
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
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
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
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與亡國不再王
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

詩疏十六之四

三

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二國至遠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敍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詰文謂二國之君為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為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詰文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詰文見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為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大誓曰獨夫紂謂紂為獨夫非復為天子也書敍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為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无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為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

故助之謀焉。傳者惡至宅居。正義曰耆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為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詰文憎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為大也以西嚮而顧故知西土謂從殷都而望歧周也天氣清虛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為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箋耆老至王所。正義曰以憎已是惡故耆不為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无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覲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為說多方及此箋以為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為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為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尋即見伐二國茲言須暇者赤雀命云崇孽首則為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

以言作之屏之其蓄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

之耳 樹破之辟之其禳其楮獲之剔之其糜其柘

死曰蓄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樹柘也柳河柳也糜山桑也箋
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陰多樹
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屏必傾反除也
蓄本又作苗側吏反又音繙韓詩云反草也翳於計反爾雅
云木自斃神蔽者為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殪云因也囚高
墳下也神音申灌古亂反樹音例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
反種勅丁反楮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攘如羊反剔他
反桶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楮或作蔽必世
反又去軌反何音置草木疏云節中腫以扶老即今靈壽是
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帝遷明德申夷載路 徙就文
也申習夷常路大也箋云申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
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申古
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瘡在昔反詩本皆作瘡
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瘡為誤應應對之應下應和同

命之道已 疏 作之至既固。毛以為天顧文王而與之居

堅固也。於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九

多競共刊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蓄木其為
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灌木其為柳木之處也
啟拓之開闢之者其為柘木其為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
之者其為糜木其為柘木之材也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
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
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為生
賢女立之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如之助其受命之道
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為
此入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
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
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
開拓使廣故言敬之闢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翳剔故言
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唯申夷載路為異以天意
徙就周之明德是去惡與善文王以天意去惡故已亦伐
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
惡以應之餘同。傳木立至山桑。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蓄

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蓄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
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蓄
也白斃者生禾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
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
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樹而釋河柳楮檟檟山桑皆釋
木文郭璞曰櫛樹似櫛櫛而痺小子如細粟今江東呼為櫛
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某氏云河
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
師枝葉似松孫炎曰積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
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引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檟桑
柘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檟桑次之
○傳徒就至路大○正義曰毛讀患為申串習夷常路大皆
釋詁文王肅曰天於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
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箋申夷至應之○正義曰
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
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
為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
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
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
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為應是本

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
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
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无他義
也○傳配媿○正義曰妃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媿也某氏
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為媿也是為妻之配夫
意與鄭合○箋天既至堅固○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明
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為生賢妃謂大妣也天
為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
動故受命之○**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兌易
道已堅固也○**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直也
箋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
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省昔井反拔蒲貝反兌徒外反
易以或反**帝**下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
云作爲也天為邦謂與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
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泰注
皆同**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兌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

詩卷之六

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直專。反。受祿無辜，奄有四方。喪亡奄大也。箋云：王季以有祿至於覆。疏。帝省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顧文王之深乃有天下。○疏。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深乃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而材幹易直言又為之興作，周邦又為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九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大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光錫之。○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无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於大伯始厚明其大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為君，福流後葉，令大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无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傳兌易直。○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善。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正義曰：傳以言周世世脩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伯，故解其意從大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伯也。王肅曰：大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大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如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為配也。○箋作為至王起。○正義曰：作為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為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大伯時者，由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大伯之時也。○傳因親至光大。○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為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為善。光是明，大故為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大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箋篤厚至其德。○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友者善兄弟之名而言善於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大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大伯之心，見大伯為知人達命，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

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為與義與之即
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夫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
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王季之美言其能
明大伯也論語稱大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王
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大伯恨
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大伯此言友
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見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
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
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
義故箋以為覆有天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心能制義曰度類靜
也箋云德正應和曰類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无私曰
類教詢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貉本作類武伯反左傳
作莫音同韓詩同云。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慈和徧服曰
莫定也施始致反。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順擇善而從
曰比箋云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比于文王其德
王如字徐子況反比必里反徧音遍。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无也王季之德比于文既
王无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

受帝祉施于孫子

箋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疏維此

子。毛以為既言王季明大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
此王季之身為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
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
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无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為人師
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為人君上之度既有人之德故
為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
為國人順服則功德有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
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
其德无為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而王季可以
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
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
悔為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此王季之德人无
有悔以不為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為匹也餘同此章
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
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為
政教故次貊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為君所以施政教故
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
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

而无私可以為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
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
堪為人君即說為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為大邦之君
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
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流及子
孫故言帝祖以結之帝祖即此授以九德令誕生聖人是也
重言克明者疊之以是句猶下我陵我泉耳○傳心能至猶
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
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
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
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
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
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豳皆作莫釋詰云豳莫定也
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
定是靜義故云豳靜杜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箋
德直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
虔云在已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
然而定无謹諱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
詰文勤施无私者杜預云施而无私物得其所无失類也教
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解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

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
也○傳慈和至曰比○正義曰慈和偏服者服虔云上愛下
曰慈和中和也為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偏服從而順
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
曰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
不言比方他人故服虔觀傳為說此以王季此文王當謂擇
善而從以比方之也○箋王君至追王○正義曰王君釋詰
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
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追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傳經緯天地曰文○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
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
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眾心不為人所恨公劉傳曰
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
不為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王季至為匹○正義曰箋以
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
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帝謂文王
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為匹也○帝謂文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無是畔道无是
援取无是貪羨

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无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授音袁又于願反鄭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拔蒲末反下同密人不恭敬距大邦侵阮徂共國字或作跋扈音戶密人不恭敬距大邦侵阮徂共國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阮魚宛反共音恭注同毛云徂往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

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

箋云赫怒意斯雷也五百人為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眾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祐音戶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同。疏帝謂至天下。毛以為既言文王受福流帝告謂文王无是叛道而援取人之國邑无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

之不安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祐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興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鄭以為天告語文王曰汝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无如是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為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一无然之文而傳分為二无是者以叛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為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為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上云重匡曰岸岸是高

地故以喻高位。箋：援至曲直。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為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援猶拔扈，拔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為拔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已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爭財，賄之凡征伐者，當度已之德，慮彼之罪。觀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為天語。文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為天意，謂然則文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有至，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毛以祖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地為。

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與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阮也。至不直。○正義曰：箋以上言西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祖旅，則是祖國師眾，故以阮祖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祖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祖共，則侵阮祖共，即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其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祖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甫謚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謚雖採撫舊文，傅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祖共三國孔。

晁云周有阮祖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
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邦崇未聞有阮祖共三國助紂犯周
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祖爲往鄭必以爲皆
國名者正以下言祖旅祖有師旅明祖是國故知三國與密
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卽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
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祖共非國也
魯詩之義以阮祖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
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共耳書傳亦無獫狁
采薇稱獫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
甫謚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傳旅師至對遂。正義曰釋
詁云旅師俱爲衆也對則爲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
旅師嫌其止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
本及集注俱作按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
言祖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
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
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
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祖旅之寇侵阮
祖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祖共此曰
微意也傳意或然。箋赫怒至之望。正義曰斯盡釋言文

以軍出稱師爲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
人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
也以對爲答者以天下心皆嚮已舉兵所以答也依其在京
之謂告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爲切故不從遂也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

我泉我泉我池

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
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
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
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疆居良反注同春井亦反令力

成反重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

方下民之王

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
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作下民
之君後竟徙都於豐。鮮疏 言與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
息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

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怨無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
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
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飲食
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
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
於是謀度其山之傍平泉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
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
言其怒以天下為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為萬民之
王。鄭以為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
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眾為一旅之人以此而
往侵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
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眾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
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
我池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
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
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
之君王。傳京大阜矢陳。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
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
名阜阜最大為陵然則大阜為陵不為京矣言京大阜者釋

丘曰絕高為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為京然則京亦土之高
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
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阻
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
汝无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
飲食之。箋京周至而言。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
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
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
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
其依居京地之眾箋以京為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
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
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
以嘗之非為密須兵也始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
眾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
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
弱故難易不同。傳小山至方則。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
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為
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為則也
○箋度謀至於豐。正義曰度謀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
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

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
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奏則隨宜而可令威德既行
歸從益眾非處廣平之地无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
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
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
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
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
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
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
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
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遍反帝
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
衝以伐崇墉
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
日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
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

崇侯虎倡紂為无道罪尤大也。詢音荀鉤古侯反又古侯
反援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輶輶陣車也
墉音容梯。疏。帝謂至崇墉。毛以為天帝告語此文王曰
他兮反。疏。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
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
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
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
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
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
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
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
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
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
其為人不可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
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
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
為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
率與之而往餘同。傳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
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
為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

長幼一行也。○箋夏諸至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為音聲以
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
不足道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
謂色取人而行遠虛名而不實也。○夏諸廣言語以外作容貌
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又無此行則崇
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
古不知今為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
比校乃行耳。○不謂人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
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
虢石父薄王為非崇侯虎倡紂為无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
毓以創業改制為難非其難也。○傳仇匹至墉城。○正義曰
仇匹釋詁文鈞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
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下臨下之名。○衝者從衝
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
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箋怨偶至尤大。○正義曰怨
偶曰仇左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傍國之諸侯以當伐

之故皆為暴亂大惡者糾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
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為無道
我應文注
云倡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

安安是類是馮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
於內曰類於野曰馘致致其社稷羣臣附附其先祖為之立
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
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
類也馘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
訊音信字又作訊又作諗竝同馘古獲反字又作職字林截
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顛馘馬
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反又五
葛
反
臨衝第第崇墉仇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
四方以無拂
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危也言無復危戾文王者○第音
弗仇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屹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違

也刺七亦反危九委疏臨衝至無拂○毛以為文王之伐
反原也復扶又反疏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
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
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敵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
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
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為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
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為之立後
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
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第弗然
強盛崇城仇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
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無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
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鄭唯
以臨衝攻城言言仇為將壞之貌伐為擊刺肆為犯突為
異餘同○傳閑閑至其親○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
皆駕之而往故為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為高大傳唯云言
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
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者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
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釋詰
文攸所釋言文王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

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
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書
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
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
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說為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
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
無明文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
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
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
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
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
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為
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
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
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為之立後者蓋以崇
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釋其親賢更為
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
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言至周者○正義曰箋以詩美
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
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仇仇皆是用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

尊是舉我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明有
餘力不急急為之也僅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
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
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誠必當戰矣蓋
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
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
大敵伐即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
是由無侮故也○傳第第至忽滅○正義曰此第亦宜猶
上閑閑而云疆盛者以第第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
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
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
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也
○箋伐謂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曠之下故
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
刺為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為證也
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
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
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一句

十六之四卷終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六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皇矣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唐石經小

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皇矣一本無矣字莫
若周絕句又云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世脩德為一句一本
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正義云定
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是正義本較多一於字
維有文王盛爾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
案爾當作耳正義標起止云至盛耳是其
證上維有周爾當亦同考文古本皆作耳采正義

殷紂之暴亂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殷上有
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其政不獲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政作正案釋文云其政
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義云其政不得

於民心是其本亦作政考此箋云正長也乃以政為正之假
借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而不言讀為也例詳前唐石

詩注疏校勘記

七

經依改經文未是經義雜記云唐石經原刻作正依鄭本也後改爲政依肅本也今考石經但小損耳未嘗改爲政又於此經之傳多所刪改皆非也此傳本全與鄭異義非由王肅之難其度居也則已見絲傳矣乃云毛公無此訓亦知者之一失

二國殷夏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以謂夏作音是其本當作謂夏殷也正義云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不與釋文本同

耆老也廓大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老作惡考文古本同案惡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涉箋文而譌耳

明所從者非法四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徒形近之譌

其秦亡家語引此詩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秦作秦案皆誤也當作其奏云謂王肅奏也正義凡四引此及賓之初筵生民卷阿是也經義雜記云此三字當爲衍文者失考耳

也說文王之伐四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也當此字之誤屬下讀是也

檉河柳也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有下有楮橫也十行本無按此脫耳

以扶老補釋文按勘通志堂本同盧本以作似云舊譌以案似字是也扶老木名可以爲杖亦竹名似扶老謂似扶老之木也橫與扶老木又有不同處故言似陸機疏正作似扶老

串夷載路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串夷古患反毛云習也鄭云串夷混夷也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患爲串又云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是正義本經作患字與釋文所云一本者正同也

路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路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云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今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凡物之瘠者多

路應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路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爲誤正義云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又云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今考路露古同字如露寢爲路寢華露爲華路之類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凡物之瘠者多

露見故箋云路瘠也謂肯削混夷使之瘠也下箋文王則
侵伐混夷以應之云應者總說串夷載路之應乎帝遷明
德也非以應專釋路字孫毓乃涉之而誤後之解者反僉
以瘠為誤失之矣

天立厥配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配媿也正義云
厥配是毛讀配如故為媿也是為妻之配夫意與鄭合考
正義之說是也箋云又為之生賢如謂大妣也此申毛以配
是如之假借字直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釋文云厥配
本亦作如音同注同其亦作本非也乃依箋字改經耳某氏
爾雅注當即所謂以破引之如引其震孔有之比段玉裁云
古多用如少用配如配是正字配是假借字也配者酒色也今
人云配合周秦人云如合嘉耦曰如非專謂男女也經文本
作如毛以配合解之鄭以后如解之改如為配自是後人所
為○按段說是毛用釋詁如媿也非讀配為如也

桷而檉河柳

一名兩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而恐桷
誤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雨誤兩是也

則光錫之大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光作兄案皆誤也當
作天

維此王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引昭廿八年左
傳而云此云維此王季彼云維此文王者經涉亂
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
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又左傳正義同段玉裁云樂記注云言
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然禮注言文王
詩箋言王季說自不同詳詩經小學考毛氏詩自是王季王
肅申毛作文王者非經義雜記辨之是矣○按鄭注禮記多
用韓詩不用毛詩左傳作文王與韓詩合是可以證三家詩
之皆有所受之也

貊靜也箋云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傳箋及下傳
九言曰者皆昭廿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
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
之段玉裁云此章詁訓本左氏係箋自舛誤今正衍箋云
二字

慈和徧服曰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徧復作音是
其本服作復以左傳考之復字非也

教誨人以善不解倦閩本明監本毛本解誤懈案此依服注文而引之也正義自爲文用懈字

畔援猶拔扈也小字本同相臺本拔作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下及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拔字或作跋考拔跋古字通用但釋文不云本或作跋則此箋自用拔字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拔是也閩本以下乃誤改耳

按止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正義本字作按釋文云以按本又作過知正義本必不作過者以釋詁按過兩有若作過即不得云彼作按也

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文王當王季誤是也

箋叛援至曲直閩本明監本毛本叛作畔案所改是也此標起止仍不易字下故言叛援猶拔扈所改非也

是也○毛以徂爲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衍是也

敢與兵相逆大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相當拒字誤是也

要言疑於伐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我誤伐是也上文可證

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明監本毛本邗誤邗閩本不誤邗按作邗作邗皆誤當作邗从邗于聲音況于切今本尚書大傳此字亦誤作邗

爲萬國之所鄉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鄉誤嚮案嚮乃正義所易之今字釋文鄉周下云本又作嚮下同當非正義本也考文古本悉改作嚮未是

非爲密須兵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密須當作須密此須者用也非密須之須不知者誤倒之

而驚散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驚下當脫怖字是也

遠方不奏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奏作湊案所改是也

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歸作謂案我歸者

子懷也謂字誤

同爾兄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書音均表云後漢書伏湛傳作同爾弟兄入韻顧炎武說同考正義云和同汝之兄弟又云當和同汝兄弟之國是其本作兄弟或毛氏詩與伏湛傳所引自不同也

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方誤萬小字本相臺本方作多一作壹考文古本同案多字壹字是也

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偶當作耦下同

以加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衍是也

謂色取人而行違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仁案所改非也正義引論語自如此○按舊按非

馬融注可按

詩意言又無此行

明監本毛本又作文王二字閩本勉人案所補是也意字當衍

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之二

字互易案所改是也

箋云鉤鉤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當作故

執訊連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釋文字又作諄者誤爾雅訊言也說文訊問也正月出車傳采芑及此箋以言辭問訊字與諄訓告義別

於野曰禡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非城內也此正義專釋傳內字耳於外曰禡當仍是於野曰禡考文古本采之以改傳作外非也

致致其社稷羣臣

小字本相臺本臣作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作羣臣正義本是

詩經卷之三

三

神字作臣者非也羣神多誤作羣臣如魯語鄭大宗伯注皆然

尊其尊而親其親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而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𡗗補通志堂本同盧本𡗗作𡗗云舊譌𡗗今改正釋文技勘云案𡗗字所改未是也𡗗是謙省字

見九經字樣土部陸但如此作小字本所附作𡗗𡗗皆形近之譌

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當作王此詩無武王也

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耳曰馘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耳字案所改是也

故下當補云字

所以復得致其羣臣閩本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上當有缺文因孽孽

字有複出者而脫去也舉我當為壞城之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卷圖盧氏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焉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避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

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

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虫非冥亡丁反冥無知貌字林云幽

也又亡定反禘子鳩反陰陽氣相侵

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疏 靈臺五章章四句

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命而民樂其

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

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

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事

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

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

附也

附也

附也

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
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
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
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則沼皆言靈是
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鹿獸也白鳥鳥也昆蟲者王制注云
民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
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
之事而三章言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
蟲以穆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同主以養獸故先言之
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詳之
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箋民者至備故○正義曰民
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
始附解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
視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
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臺視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
吉凶一曰禘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闔六曰菅七曰彌
八曰鉞九曰階十曰象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輝謂
日光氣也禘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闔日月食也菅
謂日月菅菅無光也鉞者雲有次鉞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鑄

謂曰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階虹也想雜氣有
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舉天之異氣視視之官當在靈臺之
上視之故箋取以爲說十輝而唯言視象者舉其初二事餘
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
獨引視視之事者以視視爲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
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
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
也舍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
是靈臺在豐邑之都文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
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爲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
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
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國臺觀鳥
獸魚鱉諸侯當有時臺圍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
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
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靡者天子之學圓
如璧壘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永言辟水言辟
靡者取其靡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
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
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壘之靈沼謂之辟

廟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
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曰靈
岡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
以正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
則太學即辟靡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靡同義之證
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靡其如
是也則辟靡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
下為同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
之宜與家之說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
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靡同
處辟靡即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
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靡仍在郊何則國沼魚鳥所
萃終不可在國中故辟靡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
靡不移者以辟靡是學之名耳王制以般之辟靡與大學為
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靡小學亦可矣周立三
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靡矣若然魯是
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預宮

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
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
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靡在西郊則與明堂宗
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
也外水名曰辟靡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
辟靡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大
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
謂之太廟園之以水以辟故謂之辟靡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
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
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辟靡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
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璧則曰辟靡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
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
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禮謂之明堂行饗射
養國老謂之辟靡占雲物望氣祥靈臺其四門之學謂
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摠謂之宮賈注左傳亦云
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靈臺為一
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
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
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
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

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
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
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
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
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
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
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
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
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
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
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
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
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
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
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廡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廡之制園之以水圓
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
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
宮辟廡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

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
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
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
五十步辟廡處其中今未知辟廡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
之辟廡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
之眾始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
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
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廡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
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摠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
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
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讖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
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為證也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
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
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
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
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
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
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齊宣王問孟
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毀非獨王者也若明
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
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一證也孟子
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
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
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
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
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
靡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
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
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
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經始靈臺自
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靡皆在郊也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神之精明者稱靈四
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
營表其位眾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
其事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
明故以名焉○度待洛反下同應應對之應說音悅

至成之。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經理
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
其位既定於是天下眾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
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傳神之至
成。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
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為稱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
曰臺釋官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築作之
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言民心樂為之也。箋文王
至以名焉。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
天命始度靈臺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
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為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
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
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
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
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
得謂其人為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
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
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為靈臺於藉
圃言為則是新造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箋云亟急也
度始靈臺之

基趾非有急成之意。眾民各以子。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成父事而來攻之。亟居力反。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
於囿也。鹿鹿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鹿所遊伏
之處言愛物也。囿音又徐于目反。疏。傳囿所以至於囿
鹿音憂。鹿牝牡頻刃反。處昌慮反。疏。正義曰春秋成
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為界域而禽獸
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
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夫大
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是宣王自以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
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
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
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則似。因臺為名。其
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鹿牝鹿是
為鹿。鹿。濯濯。濯濯。白鳥。習習。習。濯濯。濯濯。白鳥。習習。習。
言得其所。濯直角反。習戶角反。字林云。鳥白肥。濯至
澤曰。習下沃反。樂音洛。下文於樂注。喜樂皆同。疏。傳濯

肥澤。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沼
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沼
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
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沼之邵反。物音刃。躍羊略反。跳徒

彫。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植
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靡。植
曰。虞橫者曰。樅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鍾也。論
思也。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虞也。
樅也。所以懸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文王立靈臺
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於喜
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於喜
樂乎。諸在辟靡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虞音巨。樅徐七凶
反。又音衝。衝牙也。沈又音子。容反。賁符云。反字亦作。鼓鏞音
容。於音鳥。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虛門反。一云。鄭音倫
下。同。辟音壁。注同。植特。疏。虞業至辟靡。毛以為文王既
職。反。樅。甸尹反。縣音玄。疏。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作沼。囿
而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已
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虞。橫者之樅。上加大版而捷
業。然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虞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
維鏞之大鍾。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鍾使之

詩經卷之五
五

事未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箋云未長言我也命

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

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

无信不立○成王如字 **疏** 箋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承

又于况反此為如字 **疏** 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

以命為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為武王言者餘

文是作者以已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

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為多矣獨以信為言者由王德之

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始

得耳以民無信不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式法也箋云

故引論語以證之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則其先人也箋云長

法勤行之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我孝心之所思所思

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一人天子

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也應當侯

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 **永言**

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永言**

孝思昭哉嗣服 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 **疏** 至嗣

服○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

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

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所

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

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傳一

人至侯維○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

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為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

也是侯得為維也○箋可愛至高大○正義曰序言繼文此

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

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本漸而順長以成樹

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漸積以成此則順父祖而

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為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

宜為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箋服事至天下○正

日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

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求言配命永言孝思其

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

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求言孝思

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

非武王自言得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許進繩戒武迹

與嗣服相連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也箋云茲此來

詩經卷之五

九

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於

萬斯年受天之祐。箋云：祐，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祐音戶，下同。

疏 昭茲至之祐。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為天下樂仰。皆欲令

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為民愛之如此。傳許進至武迹。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

後得進，故以許為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箋茲此至成之。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

奉行，故美其終成之。箋祐福至之言。正義曰：祐，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

為天下所樂仰，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受天之祐，四方

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箋云：武王受

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疏。受天至有佐。毛

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疏。以為民欲王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祐，福故四方諸侯之

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乘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

祐，因則為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

也。鄭唯以下句為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

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福。傳遠夷來佐。正義

曰：言不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

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單伯來朝，魯語曰：武

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

遐有佐，為遠夷則四方來賀，為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

也。箋武王至福祿。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

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

蒙其福，其封為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

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告

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

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

功也。繼伐者，文王伐紂。疏。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至伐功

崇而武王伐紂。疏。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

王伐紂之功，下四章言文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伐紂之功，下四章言文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伐紂之功，下四章言文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伐紂之功，下四章言文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

王之章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
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
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
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
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為
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
下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為不止於伐紂唯以繼伐言之者
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此篇八章其未
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武王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
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盛者故舉其謚而稱
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謚而稱
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徙之言四章言作豐以
王四方施化而為法度比之前事為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
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
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為不盛故不舉其謚比文王
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
成其占八章言重功業以為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
殘詒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謚而言武王文
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
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為

之章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通寧通觀厥

成

箋云通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
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

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
盛○通尹橘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註同聞音問本亦
作文王烝哉君烝君也箋云君烝者言其誠得人疏文
問烝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

疏

至烝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
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所
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
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
信得人君之道哉○箋通述至益盛○正義曰通述釋言文
駿大求終觀多釋詰文孔子問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
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故為有聲是令聞之聲
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大王王季也聲聞則長
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通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
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
而增廣之耳○傳烝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君○正義曰釋詰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

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文

王烝哉

疏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

邦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為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築城伊

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

也箋云方十里

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減況城反成問有減字又作洹韓詩云洹深池亟居力反下亟同或作棘慈音欲本亦王后非其盛王后者非其盛疏築城至烝哉。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事不以義諡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與築豐邑之城

維如一成之減減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減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纔得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已之欲而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為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減成溝。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減溝是總名故云減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洫音同。箋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申傳減為溝之義故云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溝謂之為減此減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洹其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既已受命當為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已之欲欲得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周道故已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者以大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大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為節註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註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

註皆以公城方九里為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里
為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為五
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之
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註云或疑焉周禮匠
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
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為近耳或者天
子實十二里之域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
兩解之事也以匠人典命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註每
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辭以見二塗之意
也○傳后君○正義曰釋文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
半諡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校無諡之章其事皆劣故
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諡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諡也諡者行之
成名揆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
攸同王后維翰濯大翰幹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大

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
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垣音袁
翰戶旦反
王后烝哉疏王公至烝哉○正義曰既言築
徐音寒

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即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內更
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為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
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為之楨幹謂為施法度以行之
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濯大翰幹○正義曰皆釋詁
文○箋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
文王之事自為大也上言適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
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則是
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
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下所
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與牆為法教為之幹者
正其政教定其法度**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
辟績業皇大也箋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
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
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
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辟音壁註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沘芳劒反**皇王烝**
字亦作汎濫力暫反大王此及下言大者如字**哉**箋云變王后言大王
者武王之事又益大**疏**言豐水至烝哉○正義曰上既
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今

詩疏卷之五

七

豐水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傍
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為天下
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為之君而施化焉此
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傳績業皇大。正義曰績業釋詁
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為大。箋績功至之東。正義
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
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
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為
功堯與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
故知豐水亦汎濫為之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
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
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
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世
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
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此與下
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同不言
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
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
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自北無思不服

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靡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

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皇王丞哉疏

箋自由至服者。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為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猶稽也

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
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
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武王丞哉疏。考卜至丞
挈苦計反本又作契或苦結反。武王丞哉疏。考卜至丞
曰言稽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下者其宅居
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
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
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箋考猶至
於此。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
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
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
伐去虐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吉定

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註云武

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

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

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為成之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

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

以之反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傳直專反下同

武王烝

哉

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始大

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

為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為事乎言實以功業為事思得

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

武王能得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

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

傳燕安

翼敬

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翼敬釋詁文

箋詒猶至弃基

正義曰詒訓遺即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也

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

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
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
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為喻言父
為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
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弃我基業乎
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後證翼為敬彼言
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
能不弃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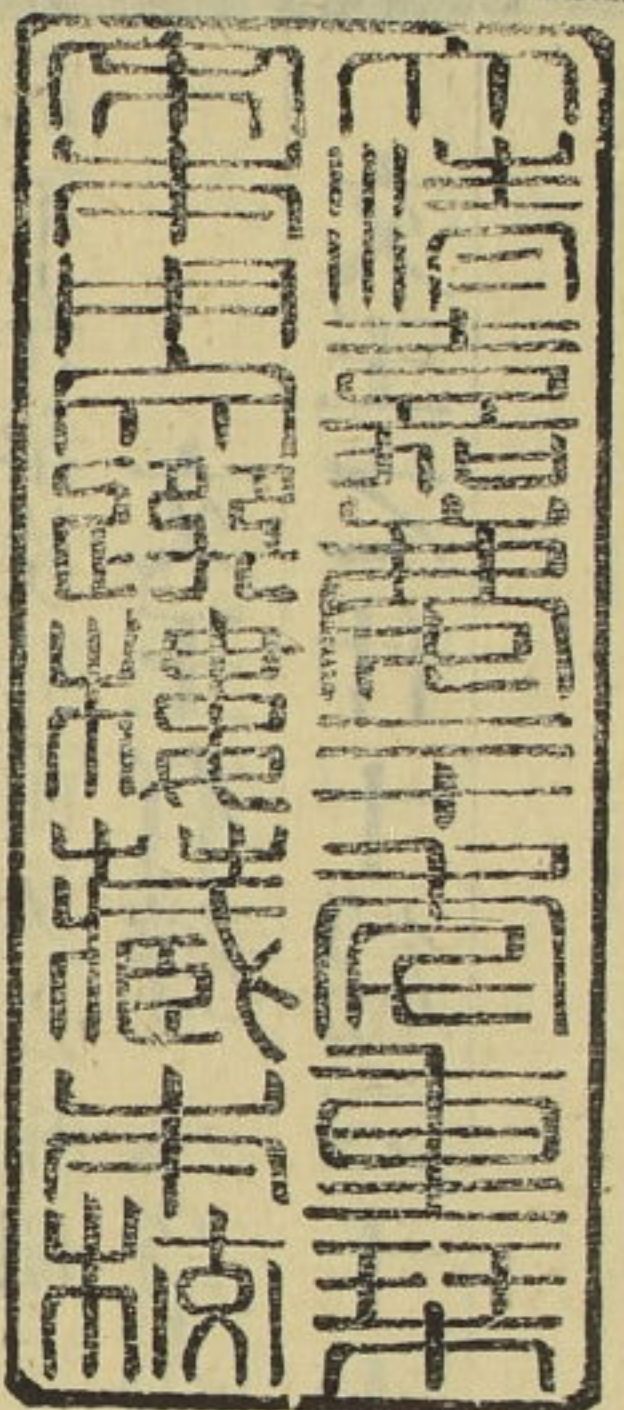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黃中栻栒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靈臺

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其當制

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義上浦鐘云當脫一異字是也

取辟有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辟當作璧

不言辟水言辟水言辟癰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言辟三字案所刪是也此十

行本復衍

說各有以無以正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脫有以二字案說各有以句絕

圓之以水似辟

閩本明監本毛本辟作璧案所改是也

袁準正論云

毛本準誤准閩本明監本不誤。按舊書準多作准

所以法大道順時政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所改是也

度始靈臺之基趾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趾作止下同案止字是也止趾古今字正義中字作趾乃易而說之之例不當依以改箋也基止又見抑箋

始度靈臺之基趾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始度當倒

論思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釋文云論音盧門反思也一云鄭音倫下同是釋文亦本有段玉裁云論者倫之假借字也說文人部曰倫思也倫部曰倫理也

義俱在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具誤俱是也

目有眸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本同盧本眸作睽云今從浦按案考周禮釋文則浦按是也

月令季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釋文八字錯入季字下誤今改正

漁師取漁之官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

今合樂鼉魚甲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當作藥類弁正義引今合藥兔絲子是也可作陸疏有合藥語之證

無目眈謂之瞽

明監本眈誤盼閩本毛本不誤下同。按正義朕作眈

外傳稱矇誦瞽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矇誤瞽以周語考之浦按是也

○下武

著其功也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也作之案所改是也

此三后既沒登遐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遐作假案釋文云假音遐本或作遐正義本是遐字故引禮記亦順經文作遐也作假者依釋文改耳

昭茲來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九經古義依東觀漢記引許作御疑作許是傳寫之誤詩經小學云廣雅許進也本此傳則毛詩本作許作御者蓋三家詩

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履踐作踐履案踐履是也正義云戒慎祖考踐履之迹可證

洛誥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誤云是也

同受福矣閩本明監本毛本無受字福下有祿字案此當作同受福祿矣

○文王有聲

而四章言武王之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武王當文武謚是也

文王烝哉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文誤武後改正

邗耆密須混夷之屬明監本毛本邗誤邗閩本不誤○案此邗亦邗之誤詳皇矣

匪棘其欲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匪亟或作棘正義云棘急釋言文是其本作棘

申傳滅為溝之義明監本毛本為下有成字閩本列入案所補非也為當作成字耳

欲又本之前世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欲當作故

而豐水亦汎濫為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汎作汎考說文汎浮貌汎濫也當作汎者為是也正義中字作汎與亦作本同

故知豐水亦汎濫為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害誤之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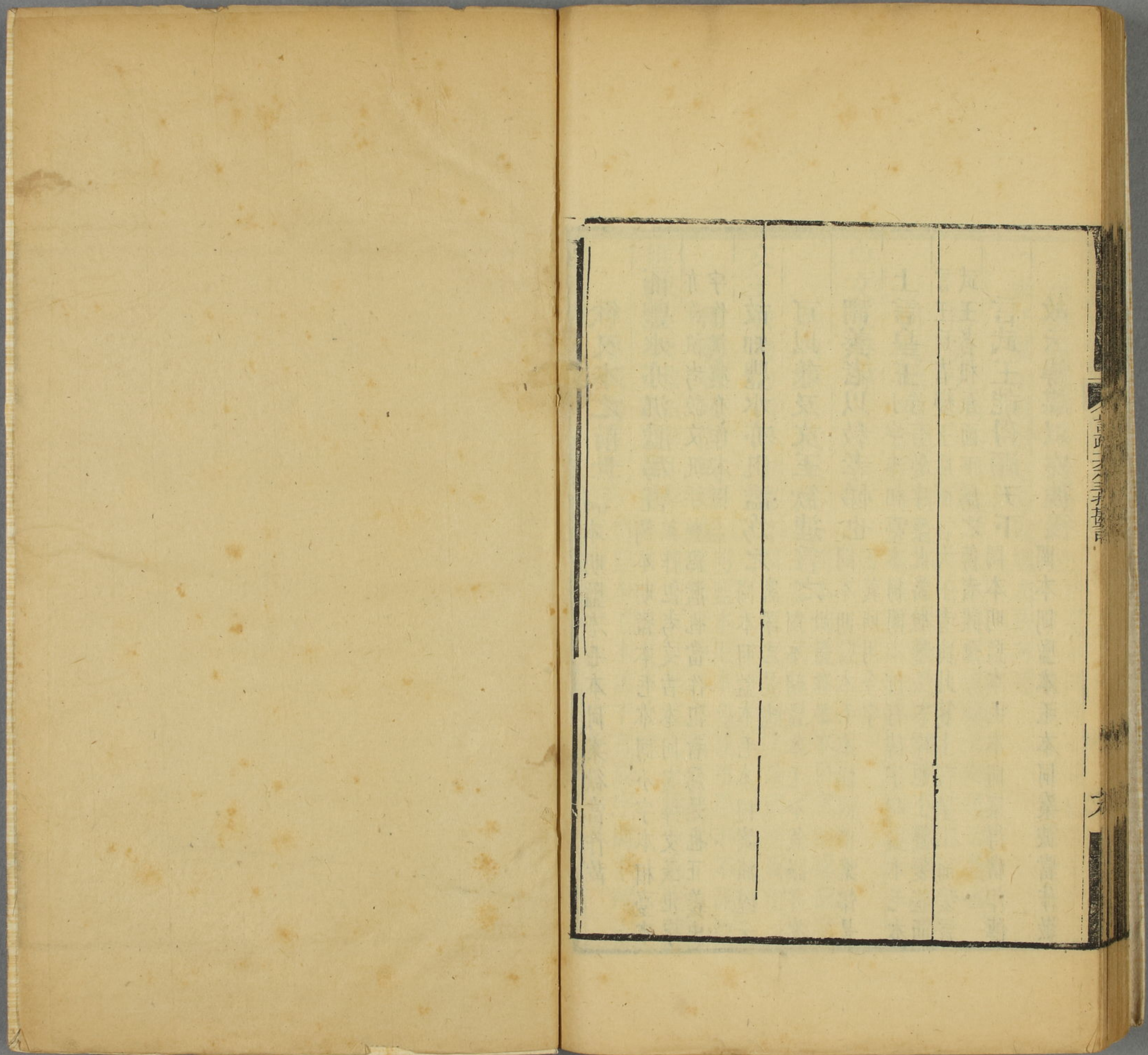
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兼誤并案欲當作故

謂養老以教孝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悌誤弟案悌是正義所用今字

上言皇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首有傳字明監本毛本首有箋字案此當脫箋云二字也上箋變證而言王后者變王后而言大王者與此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相承而下屬之傳者誤也

言武王能得順天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傳

故云傳謀以安彼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彼當作敬



三十四年三月廿五日

一

